

日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

奔 马

《丰饶之海》第二部

(反面材料 供批判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日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

奔 马

《丰饶之海》第二部

(反面材料 供批判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出版说明

日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是个臭名昭著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写过大量极其反动腐朽的毒草，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思潮，后期尤为露骨。他最后竟以切腹自杀的丑剧，制造臭名远扬的“三岛事件”，煽动最反动最野蛮的武士道精神，为美日反动派加速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效劳。现在内部出版三岛有代表性的反动作品的译本，作为反面材料，供批判用。《忧国》译文前有关三岛反动言行及其毒草的简介可供参考。

奔 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007 定价：2.66元

昭和七年^①，本多繁邦三十八岁了。

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学习的时候，就已经通过高等文官司法科的考试合格了。因此，大学一毕业，就以见习法官的身份，来到大阪地方法院工作。从此，他一直生活在大阪。昭和四年，他担任了审判官，后来升到地方法院的右陪审。去年调到大阪高级法院，担任了高级法院的左陪审。

本多的父亲有一位朋友，是个根据大正二年^②法院组织法退職的审判官。本多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和这位退職审判官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在东京举行婚礼之后，就回到了大阪。婚后虽然十年了，但还没有孩子。不过，妻子梨枝是个性情温和而又很懂礼貌的人，所以夫妇之间相处得很和睦。

本多的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他原打算处理掉东京的宅子，把母亲接到大阪。可是母亲拒绝了，一个人留在东京守着大宅子。

① 昭和七年是公历一九三二年。

② 大正二年是公历一九一三年。

本多夫妻租房子住，还雇了一个女佣人。他们租的是二层楼房，楼上两间，楼下连正门的大厅算在内共有五间，还有大约二十坪^①的院子。租金是三十二元。

本多每周只上三天班，其余的日子就在家里工作。上班的时候，他从天王寺阿倍野街的住宅乘市内电车到北滨三丁目，下车之后要渡过土佐堀河和堂岛河，再过銚流桥，便到法院了。在法院那红砖大楼的正门上，巨大的菊花皇室徽章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对审判官来说，非常方便的东西就是包袱皮，上下班都可以用它来携带文件。假如用公文包，文件少时还可以，但平常总是装不下。不管文件多少，还是包袱皮用起来最方便。本多现在使用的中号毛布包袱皮，是“大丸商店”赠送给他的。他怕文件多时包不下，另外又准备了一条，叠起来放在包袱里面。这个包袱是本多工作的命根子，就是坐火车时也绝不把它放在行李架上。这是他的守则。有的审判官在下班后和同事去喝酒的时候，常常在包袱结子上拴一条绳子，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审判官本来是可以在法院的审判官办公室里写判决书的。但是在不开庭的日子里，即使上班去，桌椅也不够用，何况有人在耳边进行着有关法律的辩论，还有见习法

^① 坪是日本的面积单位，一坪合三十六平方尺。

官为了学习站在那里倾听或者在向别人请教。因此在办公室里没法安下心来写判决书，不如在家里加加班更方便些。

本多繁邦是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但在大阪刑事案件比较少，因此这种工作被人认为出息不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

在家工作的日子里，要通宵阅读与下次法庭审理的案件有关的警察调查报告、检察官调查报告以及预审报告。看完之后摘要写成备忘录，交给右陪审。经过研究之后，还要起草由审判长来宣读的判决书。直到拂晓才好容易写到最后一句“据此，如上述主文判决之”。经过审判长修改之后，还得用毛笔誊清。因此，本多的手指也象代书人那样磨出了茧子。

他参加一年一度的年终慰劳会，这是有艺妓的闹宴。每年照例在北边新开辟地区的静观楼举行。在宴席上，部长和陪审员们竞相痛饮。有的人喝醉了，甚至当着高级法院院长要起酒疯来。

他们平时，也不过在梅田新道的咖啡馆或小吃店里一般地饮酒玩乐而已。有些咖啡馆，顾客向女招待一问钟点，她就撩起裙子，一边看着戴在大腿上的表一边回答，以此招徕顾客。在审判官中，当然也有非常古板的人物，认为咖啡馆就是规规矩矩喝咖啡的地方。因此，当他审

理一个一千元的诈骗案件时，被告申辩说钱全在咖啡馆里花光了，他就拍案大怒地说：“撒谎！一杯咖啡不过五分钱，怎么能喝得下那么多的咖啡？”

虽然经过减薪，本多月薪差不多还有三百元。跟军队相比，相当于联队长①的级别；因此，各方面还是比较宽裕的。这些审判官在闲下来的时候，有的喜欢读小说，有的醉心于听观世流谣曲②或者去看仕舞③，还有一些人喜欢聚集在一起作俳句④、画俳画⑤，不过多半是为事后喝酒找借口罢了。

那些学得洋气一点的审判官便去跳舞。本多不喜欢跳舞，可是常从爱好跳舞的同事那里听到一些关于舞场的情况。在大阪，由于本市条例规定禁止跳舞，因此他们只好到京都的桂⑥和蹴上⑦，或到尼崎市郊外四周尽是田野的杭濑⑧的舞厅去。如果坐出租汽车，从大阪到舞厅只需一元钱。雨夜，那孤零零立在田野中的舞厅大楼，象个雨天操场。时而有跳舞者的姿影在窗子上晃来晃去，伴有鼓声的狐步舞曲回响在大雨茫茫的田野上。

① 联队长，相当于团长。

② 观世流谣曲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戏曲。

③ 仕舞是日本的一种古典舞蹈。

④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短诗。

⑤ 俳画是日本的一种诗画。

⑥⑦⑧ 桂、蹴上、杭濑都是地名。

……这就是本多眼下生活的概况。

二

三十八岁是多么奇妙的年龄啊！

青春早已远去。从告别青春到现在，在记忆里并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鲜明的影子。正因为如此，倒觉得和青春象隔着一堵墙比邻而居似的。隔壁的声音不断传来，听得十分真切。然而，墙壁上却没有通道。

对本多来说，所谓青春，似乎是和松枝清显的死一起结束了。在那里，他的青春凝聚、结晶并燃烧殆尽。

直到现在，当他在深夜里写判决书感到疲倦时，还常去翻阅清显的遗物——《梦中日记》。

日记的内容大都象谜语似的，没有什么意义。但其中也写了些暗示他夭折的不祥的美梦：拂晓的昏暗光线把窗子染成紫檀色，屋子正中，停放着清显的白木灵柩。而他自己的魂灵则在空中飘荡，并俯视着这个灵柩。没想到这个梦却在一年半之后变成了现实。在梦里出现那伏在灵柩上抽泣的标致女人，确确实实是聪子。但是在清显的葬礼上，现实的聪子却没有露面。

十八年过去了。在本多的记忆里，梦境和现实的界

限已变得模糊不清。根据清显的唯一遗物《梦中日记》里的手迹证实，清显作过的梦，比起他生前的现实，更加清晰，正象沙里淘金似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当中的许许多多梦境和现实逐渐混同起来。确实有过的事和似曾有过的事，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消失。由于梦境迅速地腐蚀现实，使得过去又酷似未来。

当一个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现实只有一个，而未来却包含着形形色色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变得复杂多样，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过去又是变化多端的。看来，这些变化多端的过去，又和一个个复杂多样的现实连结在一起。因此，现实和梦境的界限就越发模糊了。这时，如此容易模糊的现实的记忆，已经和梦境没有什么两样了。

他连昨天见过面的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但对清显的记忆却非常清晰，就好比昨晚作恶梦所留下的记忆，要比今早走过街头所见到的熟悉景象来得清晰。人一过三十岁，就象脱落的油漆一样，渐渐被遗忘。它所代表的现实，也变得比梦幻还空虚而无聊，并将一天天地从生活中消失下去。

本多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他认为，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自己唯一的工作就是用严谨的法律体系去

衡量一切。他已经明确地属于理性世界的人了。因此，比起梦境，比起现实，更可靠的只有这个理性世界。

当然，通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他不断地接触过人的激情。虽然自己从来没体验过，但他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事例：在某些人的人生中，感情会唤起恶魔般的无法控制的力量。

他的生活真是那样风平浪静吗？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会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曾经有过一种“危险”，但它犹如一个银堆在远处锵然倒塌似地消失了。从此，他获得了能够不为任何诱惑所动摇的坚不可摧的自由。原来，在远方锵然倒塌的“危险”就是清显；诱惑他的也是清显。

本多很喜欢谈论他和清显共同生活过的那些岁月。可是时代的青春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种免疫力。他已经三十八岁了。这个年龄，要说是活下来了，有点过于轻松；要说是风华正茂，一个不情愿的死亡却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到了这个年龄，过去的经验开始发出霉味，新奇的欢乐正日益减退。正是到了这个年龄，不管你怎样愚钝，也会感觉到美妙将迅速消逝。……本多对工作的热情，正意味着他就这样爱上了这种和感情疏远的奇妙而又抽象的职业。

回家之后直到进书斋以前，本多同妻子一起吃晚饭。

开饭时间不固定，在家工作的时候，一般是六点钟左右，若是开庭的日子，加一点班，有时就要到八点。不过，现在不象当预审审判官时那样半夜里也被人叫醒了。

不管怎么晚，梨枝总是等他一起吃晚饭。晚归时，她就忙着热饭菜。本多等着开饭，一边静听从厨房传来的妻子和女佣人忙碌的声音，一边在阅读晚报。饭前饭后，是本多一天中最好的休息时间。他想起自己的父亲每到傍晚总是和自己一样优悠自在休息的姿态，尽管当时的家庭人口不一样。他不知不觉地也象父亲一样了。

他和父亲不同的，大概是他没有那种具有明治时代特点的做作的威严。因为他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因此，家庭始终保持着自然、单纯而平静的秩序。

梨枝不爱讲话，也很随和，对什么事情也不刨根问底的。她患有轻微的肾炎，偶尔也出现浮肿。每逢浮肿时，脂粉搽得厚一些，因此她那困倦的眼神反而显得有内在的魅力。

五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梨枝又有些浮肿。明天是开庭的日子，虽说是星期天，本多从下午就开始工作了。他想，如果一直干下去，晚饭前就能完成。为了不至因晚饭而中断工作，他便吩咐妻子等工作完了再开饭，然后就进书斋去了。工作完毕已经是八点钟了。他在家，

这么晚开饭，是不常有的。

本多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不过由于长期住在关西，对陶瓷产生了一些兴趣。他把搜集日常的食具，作为自己的小小的嗜好。他用的饭碗是“仁清”式的，酒壶和酒盅据说是栗田陶瓷的第三代名匠与兵卫之作。梨枝为照顾成天写东西的丈夫的健康，尽量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例如把小香鱼精心做成清淡的冷拌鱼肉丝，或者做关东风味的烤鳊鱼，配上烧冬瓜等。

已经到了讨厌火盆和铜壶的开水声响的季节了。

“今天多喝一点也没关系，用一个星期天，总算把事干完了。”本多自言自语地说。

“那可太好了。”梨枝一面给丈夫斟酒，一面应和着。

端着酒盅的手，和给他斟酒的手，一来一往，显出平淡的和谐。手和手中间，好象连着一一条看不见的线，有着类似游戏的生活的自然规律。梨枝是个绝对不破坏这种规律的人。这一点就象傍晚充满朴花香味的院落在眼前存在一样，是完全真实的。

这眼前所能看到的和所能接触到的寂静的生活，就是当年有为的青年在二十年之后所得到的一切。本多也曾经有过几乎感觉不到生活气息的年代，可是他并没有为此而焦虑，因此才得到了今天的这一切。

本多喝完了酒，刚刚端起那热气腾腾的掺有绿豌豆

的米饭时，外面传来了叫卖号外的铃声。

他打发女佣人出去买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号外，纸裁得歪斜，铅字的油墨也还没干。号外最先报导了“五·一五事件”^①有关犬养首相被海军军官杀害的消息。

“哎呀，‘血盟团事件’发生还没几天，又出事了。”

本多嘴里虽这么说，但内心里却有一种自负心理。他已经是属于澄明世界的人了，早已摆脱了一般人那种陈腐的见识，决不会愁眉不展地去慨叹时局。醉意使那澄明的世界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这回你又该忙了吧？”梨枝问道。本多为妻子这样无知而感到可怜，她一点也不象审判官的女儿。

本多回答说：

“不，那是属于军事法庭的事。”

这件事本来就不属于他所管辖的范围。

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右翼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在其他一些反动组织支持下，纠集一批陆军少壮军人，制造了枪杀首相犬养毅等一系列恐怖事件，推动政府加速军国主义化，对内加强镇压进步力量，对外加紧准备侵略战争。这个法西斯团体在同年二月九日和三月五日还制造了刺杀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团头目团琢磨等恐怖事件。

三

在法院的审判官办公室里，几天来一直都在谈论“五·一五事件”。可是一到六月，起诉案件接踵而至，工作忙碌起来，便很少有人再谈论那些不归自己管辖的事情了。关于没有在报纸上报导的事件真相，审判官们早已了解得清清楚楚，也互相交换了有关情报。他们都知道，剑道家、高级法院院长须川，对于“五·一五事件”的被告，是抱有相当同情的态度的。但是没有人敢提这件事。

事件象黑夜里涌向海滩的滚滚波涛，一浪推一浪。海面上泛起的小小白色浪花，忽而集聚成惊涛骇浪，奔腾呼啸，忽而又破碎、消失。本多想起了十九年前的情景：在镰仓，他同清显以及暹罗的王子们一起，卧在海滩上眺望过那不断涌来又自动退回去的波浪。然而，对于事件的波浪来说，海滩是不必负任何责任的。它的任务，不过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把波浪推回去，不至使波浪泛滥到陆地上来，让那从庞大的恶海里涌来的波涛重新被推回到死亡和悔恨的领域里去。

本多想，什么叫“罪”，什么叫“恶”呢？这个问题本来

不是应当由自己来考虑的，而是应当根据国家的正义标准去衡量的。在本多的内心深处，“罪恶”二字，包含着某种芳香四溢的刺激因素，正象柠檬汁渗进肮脏而又皱裂的手上一样。这是清显留给他的难以摆脱的影响。

尽管他有这种“不健全”的想法，但并没有到必须同它作斗争的严重程度。本多那富于理性的性格，倒使他缺乏一种使正义成为正义的疯狂的信仰。

六月上旬的一天上午，闭庭比平时早些，离吃午饭还有一段时间，本多回到了审判官办公室。他脱下镶有一道紫线的黑色法官帽和胸前绣有紫色蔓草花纹的法衣，打开桃花心木的佛坛式衣柜，把衣帽收藏起来。然后站在窗前，一边吸烟，一边呆呆地望着。

外面下着牛毛细雨。“我已经不年轻了。”本多在想，“我感到满意的是，工作上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而且做得完全符合法规，这样也就可以了。自己已经是本行的老手了，拿起工作也不费吹灰之力……。”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极力回忆刚才那被告的相貌，可是他再也记不起来了。

三楼南面靠小河的那几个房间，都被检察院占用着，因此审判官的办公室全在北面。窗外的景象是阴沉沉的，能看到的只有拘留所。

法院和拘留所之间，由一堵红砖墙隔着，有一条长廊从拘留所穿过红砖墙通往法院，为的是被告出庭时不被外人看到。

本多发现墙壁的油漆由于湿气太大挂上了水珠儿。他想通通风，便打开了窗户。眼前的红砖墙那边，是一栋栋用白砖砌成的二层楼的拘留所。楼和楼之间有一个比它们高出一层的监视台，形状象个牧场的饲料库，那里的窗户没有铁栏杆。

拘留所的瓦房顶和天窗的小瓦顶，全被雨淋湿了，象砚台一样又黑又亮。拘留所后面有一个大烟囱，耸立在阴雨的天空中。本多从窗户望到的，就是这些，其他全被挡住了。

在拘留所的墙壁上，有两排整整齐齐的窗户。每一个窗户上都有白色的铁栏杆和挡板，在窗户下面那堵象脏白衬衫那样颜色的、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白砖墙上，用阿拉伯数字写着大字号码：30、31、32、33……。一楼窗户的号码和二楼窗户的号码都相差一号，如二楼 32 号，下面的一楼是 31 号。上面还有一排长方形的换气孔，楼下相当于地板的位置上，有一排掏粪口。

本多忽然想到，刚才那个被告在哪个房间呢？这是审判官无法知道的。被告是高知县的一个穷苦农民，把女儿卖到大阪，可是到手的钱还不到原来讲好的一半。

他非常气愤，去找妓院讲理，结果反倒挨了一顿骂。于是他动手打了鸨母，失手把她打死了。但被告那岩石般毫无表情的面孔，本多已经记不清了。

香烟冒出的烟缕，从本多的指缝慢慢地飘散在雨中。一支香烟在只有一墙之隔的对面的世界里，就成了象宝石一样珍贵的东西。一瞬间他想到，在用法律隔离起来的两个世界里价值的对比，竟如此不合理。在那边的世界，香烟的美味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在这边，香烟不过是个乏味的消遣品罢了。

被一栋栋拘留所围成的院子里，有划成扇形的囚犯放风场。从这个窗户常常可以看到，放风的时候，在每个划区里放出两、三个身穿蓝色囚衣和剃着发青光头的囚犯，让他们作操或兜圈子。可是，今天大概是下雨的关系，放风场一片寂静，象个死绝了鸡的鸡舍。

这时，划破湿润而又沉闷的空气，传来了用力关闭木板套窗似的声音。

这个声音又立即消失，被沉寂所代替。细雨被微风轻轻一吹，便迷失了方向，象撒面粉似地落在本多的眉毛上。本多正要去关窗户的时候，他的同事村上审判官在另一个法庭闭庭后走了进来。

“刚才我听到执行死刑的声音。”本多突然辩白似地说。